

婚车的变迁

□王惠芳



上世纪70年代,农村迎娶新媳妇时,最耀眼的婚车莫过于28金鹿自行车。那时新郎新娘迎娶当天是不能在娘家见面的,所以男方会请本家一未婚男青年去女方家接亲,自行车车把中间扎一红纸花,车子后座载着一身喜庆的新媳妇,娘家也会有送客带少许嫁妆同行,乡间小路上洒满了欢声笑语。

后来,村里有了拖拉机,因为四轮婚车空间大,配置自然也就高多了:拖拉机后车斗上方用竹竿扎一拱形棚架,披上一床粉红色台布(当时很时髦的一种床品),最后底下再铺上一张崭新的泊里红席。碰上讲究人家,少不得人车装扮,红彤彤的喜棚格外招人眼目。羞答答的新娘和挽着红包袱的伴娘,旁边再放两床喜被,几个纸箱装些闹洞房的打发。花轿“突突突”地一路狂奔,还真有点颠轿的感觉。新娘虽然遭些罪,但总是向着幸福出发。

改革开放后,村里有了第一台“130”轻型货车(人们习惯叫它“小大头”),我有幸为大娘家的哥哥去领新媳妇。十几岁的小姑娘第一次抱一床厚厚的新被子坐在副驾驶座上,看着路旁的杨树一棵棵地往后倒退,甭提多神气啦!到目的地后,按照大人在家的嘱咐,把抱一路的被子铺在车座上恭迎新嫂子“坐福”。

再后来,公家单位开始有了小轿车,谁家办喜事,托关系找一辆桑塔纳是很有面子的事。车前头的大红花也由纸质变成绸布的,长长红绸布随用随编,花的两边还别出心裁地留出大约50厘米的飘红,特别有气氛。这时候,新郎已经可以亲自去岳母家接新娘子啦,婚车也由一辆变成两辆:轿车前排坐新郎新娘,后排坐伴郎伴娘,后面跟一台小大头车,载满嫁妆:花花绿绿的棉被、门帘、冰箱、彩电一应俱全。

不知不觉,时间进入二十一世纪,小轿车逐渐进到普通家庭,婚庆公司也应运而生,婚车都是清一色的小车队,车队档次也随主人身份不断抬高,主婚车装饰开始变得简洁,更富浪漫温馨。这是一个飞速发展并个性张扬的时代:公交车、自行车、马车,甚至出租车也时常会被选为新人的婚车……

无论是拖拉机还是豪华车队,婚车都是幸福的载体。让我们共同举杯祝福:岁月静好,幸福永驻!

儿时的冬天

□张所新

这么多年,我真切地感受到:身边的气候正逐渐变暖。这绝不是一句空话,而是有例为证。记忆中,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冬天是天寒地冻的冬天,是冰彻入骨的冬天,是度日如年的冬天。

那时冬天是结冰的,而且冰很厚实。村东的大湾,冬至前后便结冰,并且那冰很快就又厚又硬,人在冰上行走那是万无一失。我们这些顽皮的孩子,彼时会一鼓脑地涌上天然的溜冰场。大孩子用自制的冰车滑冰,小孩子冰上打滑,女孩子就打陀螺。一早一晚,还有星期天,大湾的冰上人声喧嚣,热闹异常。

那时冬天是多雪的,而且雪很大。记不清哪年的腊月初八一大早,我还在睡梦中,父亲便喊我们弟兄起来扫雪。我起身下炕走到家门口,往外推门,推不动。透过塑料纸往外一看:天啊,屋檐下的雪足有齐腰那么深!我知道:那是“一夜北风紧,开门雪尚飘”的杰作。于是,我和大哥只好从门口各抓过一张铁锹,先开出一条雪沟,然后来到院子中,开路到街门口,再用小铁车往外推雪。大街上,家家户户都在往外推雪,推出的雪形成了高低起伏的丘陵,最高处有两人多高,村中的大湾都被填满了。

那时的冬天最适宜堆雪人和打雪仗。堆成小山的雪为堆雪人和打雪仗提供了最好的“建筑材料”和“手雷”。那些在贫困的生活中依然保有雅兴的街坊邻居们“就地取材”,匠心巧做,三下五除二,一个栩栩如生的雪人就堆成了。街上到处都飘荡着

孩子们打雪仗的欢快笑声。雪,给贫穷又乏味的日子平添了些许快乐。

那样的冬天里,即便穿上棉袄、棉裤、棉鞋,戴上棉帽子,仍然是寒彻骨髓。现在每每想起来,我还会不寒而栗,心有余悸。十几岁的男孩子们凑在一起,人人流着清鼻涕,个个冻得打寒颤。于是最常干的事就是做游戏:没雪时,要么跳马,要么打尖,要么“打贪官”;有雪时,就打雪仗、堆雪人、玩冰凌……虽然贫穷,虽然寒冷,虽然没有电视电脑,但孩子永远有孩子的乐趣。

记忆中,这样的冬天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年年如此,岁岁依旧。

不知从哪年起,天气开始变暖了。瞧瞧现在的冬天,凛冽的寒风没有了,鹅毛大雪不飘了,厚厚的冰层变成碧波涟漪了,屋檐下再也没有出现过冰凌。取而代之的是风和日丽、温度适宜,偶尔有点小雪,甚至零下的温度也没有几次。每年青岛的街头偶尔飘雪,满街都是照雪景的。说得夸张一点,拍照的人比雪花还多。如今,一件薄棉袄,一条毛裤就能安然过冬。常常是还没感觉到冷,冬天已经悄然过去了。

因之,人们把这样的冬天称为“暖冬”。这“暖冬”二字,确实名实相符。暖冬中的“暖”字原本是褒义,但大自然是有其自然规律的,这规律便是:该冷就冷,该暖则暖。如果是其它因素导致了冬天变暖,那“暖冬”肯定不是件好事。

冬天,还是应该有个冬天样。

儿时的冬天,真冷啊!

有一种声音在记忆深处

□王常硕

小时候,一声声响亮的烟花爆竹音震耳欲聋,陪伴着我们全家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热闹的春节。

那时,烟花在我的眼中就是一个五颜六色装满火焰的神奇大箱子,按动一个开关,他们就会喷出绚丽多彩的美丽花朵。那时的我无心品尝饺子味道的鲜美,也感受不到春节联欢晚会的深刻意义,心里总是惦记着那些大大小小的箱子。鞭炮声起,我便捂着耳朵大叫着乱跑,又不忘回头偷看,烟花绽放,迅速飞向天空,闪耀在夜色中,我奋力起跳想要抓住那色彩的尾巴……那时,年幼的对过年充满了无限期待,总能体会到过年的无限乐趣。

后来,我长大了一些,对于过年时形形色色的烟花已不再感到好奇和陌生。因此,我的胆子也大了许多,开始抢过爸爸手中的打火机,亲自感受将烟花送上天空绽放绚丽乐趣。这已不同于幼年无知的快乐,而是一种亲身实践、成长中的快乐。正月里,带着

极大的满足,回家见到前来拜访的亲友,大家互道着“过年好”,一起观看电视上艺术家们充满时代气息的节目,那时的春节依旧丰富多彩。

不知从何时起,春节渐渐失去了它该有的味道。烟花在我眼中已是十分老套的东西,随之而来的“禁烟令”更是完全切断了我的念想;春节晚会的节目被年轻人的劲歌热舞占领,渐渐失去了传统意味;甚至连上门拜访的亲友,也渐渐被微信上的一句群发祝福所取代。这一切都使我感觉年味正在变淡,亲人的关系正在疏远,传统文化对人们来说也在变得越来越可有可无。那些儿时的记忆,真的一去不复返了吗?我梦想着回到几年前,再听一次记忆中最深刻的声音。

我对未来充满憧憬,记忆中的声声爆竹声给了我希望。我相信会有更多的人渐渐唤醒儿时的记忆,在新时代披荆斩棘、破浪前行的同时,也能对传统文化进行弘扬和传承,让我再次听到记忆深处的那个声音。



诗四首

生

□丁红伟

你走着
你赞美着
避开书斋里深思熟虑的字据
在无辜滚动的车轮前
在滴滴答答时光里
用火焰 月色
让字句发酵
一些诗句
一半是由众人创作的
那不可休止的
错综曲折的
令你困倦和疲倦的
激动的情绪
必须要发生的
细致精微的
谁来揭示呢
能放下的都很轻
比如雨,春天的风
和那些无法放下的
比如阳光和暗夜
岩石和扫帚
有谁能告诉我
那些显微镜下被放大的情绪
它被浓缩
它被稀释
它照亮或者忽略
你经常为忽然的闪念
忘却自己
集中所有的能量去
领悟生存的每一丝
震颤和光亮

雪后的坡

□车志芳

家乡的田野我们叫“坡”
各家的坡挤得起了皱
挤得高低错落
坡,一起被春耕
一起被收割
坡,一起荒凉,又一起落雪
温柔的雪代替父辈的脚
我用目光春播

雪后原野

□车志芳

凉光摸遍寸寸冻土
雪流下冰冷的泪
唯独我的心炽热滚烫
去暖青麦的根
去催希望的芽
父辈的脚啊一层一层踩
牛蹄车印、鸣蝉湿蛙
还有第一滴击碎的尘
这些都在北方的原野藏匿
只等春风掀开
被看到,或者
自己知道

唐岛湾晨起观海

□陈效华

蓝碧擎天连海平,
鱼跃拍浪水不惊。
路上行人忙问早,
日出只顾照江东。

